

卷之十九



唐摭言卷第十一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旣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受



唐書言 卷一  
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  
在翰林太祖頗竒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  
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幸維所浩然錯  
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  
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  
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  
歸卧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

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  
終身不仕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  
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  
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  
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  
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  
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  
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



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黜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翻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包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翻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耻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長沙日試萬言王璘翻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



給硯璘縑締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釣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巖鄭朴竇緘奉勅特放楊巖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鷺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漬等八人趙渭南貽漬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均舉宏翻崔樞考之落第及均爲宰相擢樞爲禮部



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爲公所黜旣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晝閩人黃邁邁嘗宰滑州衛南與晝聲跡不疎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邁謗晝嘗笞背矣晝性卞急時

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日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邁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旣執贄尋以啓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懼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



唐摭華 卷十一 五  
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

怨怒

懃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蒼還同楚客詠江離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克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讎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



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  
公從容爲客請一篇珏方懷怫鬱因以發泄所蓄詩曰  
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  
始終留得董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  
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  
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  
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翱翔掖垣其  
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  
純鈎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

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  
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  
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噂啗  
少小不爲蘧蔭戚施平生所耻故得從遊君子厠跡周  
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芻蕘公往在臨  
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  
賞斟酒嚮肉何曾慙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  
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  
官資衆識許公滎陽敦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  
爲滎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



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欸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荅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躡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欸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謙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恪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釣天如臨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



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  
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  
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  
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關差池接席倚撫之務  
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翰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初  
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  
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  
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  
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  
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

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  
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  
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隻字  
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  
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  
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  
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班鬢  
難爲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  
媿柳飲徧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  
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



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彌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豐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

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尚掩微瑕儻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



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  
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  
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簣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  
貴折臂猶亨翻覆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  
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  
少憇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  
堪也儻少乖阻即起憾讎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  
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  
泉石交映林亭密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  
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  
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  
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鄰潘岳於是閑棲梁竦由其罷歎  
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  
之事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納休謐出處方異會  
合無期願以加飡匪唯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躉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  
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  
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  
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遷拜中憲  
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

接下彙非求名句



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衮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信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爲卓絕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竒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鬻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風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

接下景僅出京華  
爲句



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視  
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  
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  
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盲之疾未知雅意欲聞  
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盲  
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聽之何者當今天下  
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闕在  
於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  
招怒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

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季  
獲罪嵇叔夜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  
知之又安可不以爲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  
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  
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  
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華與庾中  
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到京輦嘗以  
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  
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  
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爲知己

接第十一卷九行一  
字  
還拜爲句



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蓋知公懿德弘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歛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已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

華告提行

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綬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



者耻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筮者耻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筮者謂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劈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官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脩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



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軟之輩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竒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澗澗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

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登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邈人不以爲諂言之危人不以爲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止之聖者儒有用言于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第十一 辛酉正月初四日晨起校

唐摭言卷第十二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



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  
卜鄰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  
淳此意竟蕭索行謔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  
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  
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  
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  
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跋跋今欲東入  
洛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望清渭濱常擬報一餐  
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及從兄蒞並有文翰列居清要

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  
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  
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流  
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  
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閱閱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  
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  
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



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盧延讓業癖  
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  
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  
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  
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閹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  
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  
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  
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  
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訶  
頌若今訶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  
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  
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  
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旣至對  
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  
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  
信枉被諸侯殺襮衡縱有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  
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  
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  
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  
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  
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

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  
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  
時邁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  
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劔以白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  
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  
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  
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忿之際睚眦之怨朝廷之  
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背  
血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  
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飢寒之虞則參請解參



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  
今便欲自託於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  
乎然妄心實亦有以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  
黃金盡烏裘弊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  
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爲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  
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  
聞言爲必聽者出義爲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  
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

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  
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  
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  
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爲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  
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  
愚儕鯁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  
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給  
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  
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  
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



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  
爲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  
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  
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  
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  
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  
冰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  
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 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脩史雲在江淮遇高  
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  
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  
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  
微有感因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  
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  
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  
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爲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  
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



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叙一宵之素略曰旣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榮正辨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堯遽請下句昭緯應聲荅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堯當制略曰陵轢



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  
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  
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爲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  
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  
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葬之戒人子其惟慎諸

設竒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  
著錦襖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竒之會夜飲更衣賓從  
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慙不稱耳旣而復易之紅錦尤  
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  
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  
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  
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



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人多記之

社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隲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矐然爲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矐而去及泳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

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萇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萇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鑿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鬢髮班白幸逢推薦二忘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二思其過似



唐詩言 卷十一  
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  
還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  
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縱寬以萬死甚亦無所施其面目  
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  
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髡剪  
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  
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  
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叙  
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甚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

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

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

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

上撒花瓊都綠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毛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

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

上錦裯都綠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籬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爰語咬咬銜泥穢汗珊瑚簾

不得梁間更壘巢鸞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眼

水精宮都綠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



躍蓮池四五秋常搃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

有清波更一遊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

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主翁鬱

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破不得

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

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

攜今日盃湖邊還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

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

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絲糾髮所務先設竒

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

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

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

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第十二 辛酉四月初四日校



唐摭言卷第十三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敏捷

王勳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閣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勳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一吟而



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

又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粲然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旣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喜氣麓盧荅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麓公極歡而罷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  
共

仰崇謁梓州楊尚書汝因赴社宴楊公逼崇巨魚崇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



唐摭言 卷十三  
二  
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著老尚書崇應聲曰未  
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  
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旣而復召  
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  
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  
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  
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  
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  
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  
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舩  
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  
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  
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  
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記之曰  
涓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婿  
書字纔能記姓名



唐荆川 卷之三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憇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  
衣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燃湯路傍著  
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  
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  
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  
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  
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楯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祐嘗與狎讌公因視祐改令

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應聲荅曰上水船  
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荅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

不記名氏

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

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  
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  
大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  
李樹忽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矛楯也曰鄙薄問頭之謂所不  
 敢逃然相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

由詩或云寄白樂天

及第全勝十改

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  
 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  
 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免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工李主  
 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

工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  
 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龍工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  
 臂著襪未見口唇開袴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明州牧  
 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  
 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  
 留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  
 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

入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十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

字曰德動天鑿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

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

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

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

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

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

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

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

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

面櫻欄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構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

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諉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



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竒童入仕有  
力朔之專對無枚臯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  
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  
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聖  
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  
為首豈意公有獨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  
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  
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叙使孝子  
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闈從容之司甚  
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

上下使聖主失含弘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  
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  
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  
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  
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  
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  
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辯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  
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  
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竒作者見之  
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



高以少取爲公道故郗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  
族以茲偏見求曲禮闈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衮云親奉密  
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爲近臣而厚誣干  
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惜文辭李  
翰雖以翻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  
又常衮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  
未點對考爲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  
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門闕夷  
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

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  
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  
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  
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  
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齟齬張載華以江臯對纏  
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且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  
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苟容  
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  
一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  
孰肯甘心況宏翻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



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豈以往來  
績自喪秣陵之鍊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耻雖擢須  
賈之髮袞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况  
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勅欺天必有大  
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  
實負蒼生况公爲主司自合參議信袞等升降由已取  
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  
下如斯豈以天聽蓋高帝闡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  
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  
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

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知憐吉獠弄權  
虞候爲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  
邵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  
激勸勲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魏我旣而問及廟院  
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  
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崔澹試以  
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  
事厭我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趙騰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爲狀元或爲中貴語



唐摭言 卷一  
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  
無意乎隲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翻窮  
乃請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啓中蔣蟠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  
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蟠唯用一九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  
推命睚眦讎之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  
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第十三 辛酉正月初四日校

唐摭言卷第十四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  
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  
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  
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



唐拔言 卷十四  
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  
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  
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  
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  
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

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  
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  
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  
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  
年五月量移號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勅朕體  
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  
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



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  
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  
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  
或致其紛挐勝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  
察徒懷冰孽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  
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勲  
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  
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已以競慙每  
自咎而煌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

仍矧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  
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  
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  
朴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効忠萬  
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  
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  
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  
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  
九品位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  
思惕厲免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



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  
調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爲日雖  
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劓徒以副陛下振用明  
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託旣絕求瑕者多  
臣昨選擇實其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  
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  
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  
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  
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寃人巷無橫  
事峻法鈐轄於狡吏寬弘撫育於疲農鹿立微勞用贖

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  
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  
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  
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牧守不  
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  
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  
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懼涕泣望闕屏營之  
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及與浙東鄭商緘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  
由伏計盡得於邳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



直蒙大夫眷獎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  
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  
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  
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  
滌訛風刈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  
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  
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勅下後榜示南院外  
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歛怨之語日已盈庭  
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  
釐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羣吏

之構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  
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  
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  
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  
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  
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旣在門館日夕即與子弟不生  
爲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  
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篁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  
至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  
鎮日相見之後果有黼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



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  
辟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  
憫曾與月給虛說蕃商據此謗言豈鹿相近況孔振是  
宣父胄緒韓絰即文公令孫蘇薦故奉常之後鴈序雙  
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  
沈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  
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  
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姦邪計勝衆情猶  
有惋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  
亦同浮議久猜疑問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  
人之論麤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  
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浣附於中貴  
既憤退黜自計推之上亦深器浣文學因之蘊怒密旨  
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第十四 辛酉正月初四日校



唐摭言卷第十五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勅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勅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人所試並通勅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



正充歸糧各勤脩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者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

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即

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院正門外亦有之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圻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錯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與徵別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高祖呼蕭瑀爲蕭郎

宣宗呼鄭鎬爲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

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

一度思鄉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牆

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

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

別揔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

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

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

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

學士旣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

但覺寒氣逼人孰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餽食之

甚美旣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



唐詩 卷十五 三  
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請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妹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醕酌夜深

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中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

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

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

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

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



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  
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騰之詞也  
時爲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  
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  
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鋌爲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  
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  
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  
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  
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  
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  
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  
一鎮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  
細看公然之旣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楊汴公  
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  
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旣而難於爽信即除舉淮南  
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  
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唐摭言 卷一五 五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初幾爲巧慢者有所廢揚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麤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不知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胄長鞅滿九衢清瘦兒郎尤自可就愁殺鄭昌

圖

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着長闌干飢澁匙難縮羹稀筋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

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翱爲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筆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

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盧鈞僕夫已具宴集門及鈞孫肅僕夫並同前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叙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為官人豐衣足食所

往無不克敬輟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眾官大笑時譙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勤省閑遊事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



肚裏沒噴得失算命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人

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進趨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負生疎之誚故也文藝既至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三曰上

也如其深知已下歲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計通塞也下等

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

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

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蟻

娘推一箇屎塊不上蓋高氏三勝每勝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

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

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

利辭垂於簡編侔於粉績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



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光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淨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洎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折衝樽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瞻敏而矛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羈而俟之鶯谷知我者庸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其有跡處阜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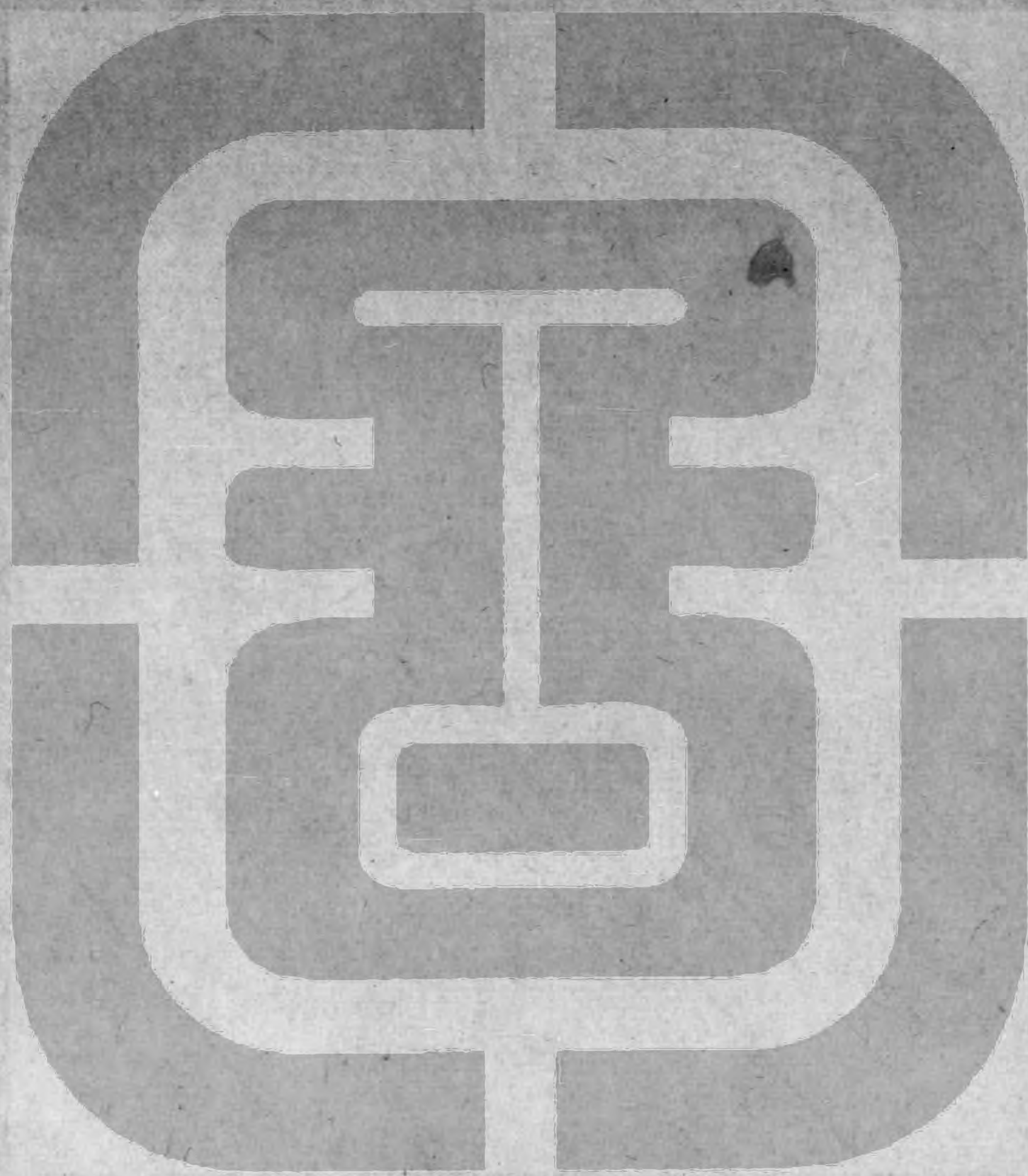


唐以進士為重撫言所載最為詳  
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

嘉定辛未重午<sup>日</sup>柯山鄭昉書

舊鈔本唐撫言十五卷有朱竹垞吳尺見法格門藏  
印翰林院官印當是吳氏呈進備采之本未經發  
還而詩龕遂潛携出院者校此刻異字殊多尤  
異者卷十二任華三書各本皆錯簡從此本殆莫  
正其誤是可寶也庚申歲暮假校辛酉<sup>日</sup>月初四  
校畢適鄧正闇未索群碧楊中<sup>又</sup>添秘反矣  
沈林





九